

# 刚健力量与温暖底色的交融

□ 陈漫清



作家汤素兰的儿童小说《绣虎少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 年 4 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2024 年 6 月推荐书目)视野宏阔,情志健朗,呈现出勇敢、坚毅的精神力量,又洋溢着金色向日葵般的温暖。阅读的过程,像是被汨汨流淌爱意的河流所包围。坚毅不屈的精神内核,温暖柔软的母性光辉,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

好的作家下笔,往往刚柔并济。故事也如同主人公样吃手中的湘绣,布局高远,框架坚实,同时针法细密,鲜活灵动,“刚”铺实了作品的精神气质,“柔”织密了少年成长与救赎的生命历程,一刚一柔,成就了作品不俗的艺术境界。

## 六神磊磊新作《唐诗光明顶》:

# 人生的高光 and 暗谷,诗人们的回答辉映千年

□ 陈俊宇

见幽微、擦亮夜空。  
《唐诗光明顶》是六神磊磊唐诗三部曲第二部,历时两年,反复打磨。“光明顶”寓意最高峰,全书收录 20 多篇文章,从唐玄宗开元元年北固山下的一艘小船写起,到公元 770 年杜甫病故的小船收笔,将李白、杜甫、王维等大诗人经历过的高光暗谷,都写入书中。

六神磊磊是作者王晓磊的笔名。他从 2013 年起开始写作,对唐诗和武侠小说进行解读,因为犀利、独到的视角而广受好评,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唐诗解读、普及者之一。如古典文学教授戴建业所认为,“六神磊磊是一位富有灵气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不仅是金庸的隔代知己,也是解读唐诗的高手行家。”

《唐诗光明顶》是一本串联所有耳熟能详的盛唐诗人的作品,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盛唐诗歌精华都在书中。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王之涣、张九龄……盛唐诗歌全明星阵容一网打尽。30 多首唐诗名篇力作深

度赏析,视角别有天地,见解深刻又不至于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

以诗带史,书写了盛唐诗人的个人命运和情感勾连,在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中,窥见唐诗黄金时期的盛况。北大历史系教授张帆盛赞,“这本著作寓庄于谐,举重若轻,堪称一部鲜活的唐诗小史。”

“在一个开明的盛世,如何兑现自己的天赋?”“当时代掉转头向下,遇到个人无能为力的时刻,应该如何自处?”这些千载留名的大诗人,也不过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和你我一样,他们也要在具体的生活里艰难跋涉。原来那些世间的繁华真理,我们所需经历的颠沛流离,早就被他们写入了诗里。

有媒体人曾写道,六神磊磊与杜甫,他说杜甫迟来的功名与成就,像是“一个小号的逆袭”——这种说法很打动人,入了半截土的事,被他一说,总觉得是抖掉了历史的陈旧的尘,焕发属于这个时代的气息。再说得直白点,就是把看似标本一样萎

作品的暖,还体现在生动的语言和鲜活的生活经验。作者用丰富的触觉、听觉书写乡村生活:晨光“跳”进天井,清亮的井水“哗啦啦”流出来,爷爷“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哥哥姐姐“轻悄悄”的走路声,屋后香樟树上鸟儿“叽叽喳喳”唱起晨歌,这是孩子视野中的乡村生活,贴切而生动。她写爷爷出门干农活前,在屋檐下给松动的锄头加尖,锄头用了一段时间会松动,经常要将木片削尖敲进去加以固定。她写乡村的除夕,奶奶和伯伯蒸年糕、炸油豆腐、炒红薯片……这一切,都是对湖湘乡村生活的真实还原。

《绣虎少年》是一个有关湘绣传承和残疾少年自我救赎的故事,是一部以母亲之心写就的作品,是一本献给孩子的爱与希望之书。“乳虎哺谷,百兽震惶,倘若人生缺憾不可避免,你仍然可以为自己绣出一个未来。”期待这部作品像夜航星一样,为更多的孩子照亮前行的道路。

(据光明网)



## 《牧马清水河》



作者:杨占武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

这本散文集共分为四辑,从历史、经济、语言、文化等多角度对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展开观察和思考。《牧马清水河》通过贯穿古今清水河流域的“牧马”,来阐释生态变迁的过程。马政的衰落是清水河流域生态恶化的一个标志,马政衰落之后,清水河流域的生产方式也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从原来的平耕陡牧,以牧为主变为耕牧兼营、以耕为主,而这种转变是以滥开滥垦为标志的。

## 《白洞》



作者:[意]卡洛·罗韦利 著 张亦菲 译  
出版社:博集天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卡洛·罗韦利带领读者经过黑洞的中心,绕开恒星的残骸,来到时间与空间终结之处——白洞诞生的地方。白洞是一种尚在推测中的想法,也是作者过去多年研究的重点。黑洞的形成就是一次坠落的过程:一颗燃烧完的恒星被其自身的重量挤压而坍缩;进入黑洞的物体会坠落;空间本身同样也在经历挤压和坍缩。可是物体坠落时会发生什么?它们会先落到底,然后反弹。在黑洞坍缩到底的那一刻,它能不能像篮球一样反弹,就像时间倒流一样?跨过奇点,越过时间的尽头,会发生什么?

## 《大脑,不可思议:图说脑科学发展的神奇时刻》



作者:汪江澄 著 宋明宪 绘  
出版社:图灵新知·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为什么看、看见和看懂是三件不同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什么都记不住的人,会有失语症?人类的创意源自哪里?这些问题都必须从脑科学中获得解答。“我就是个脑,华生,我的其他部分都只不过是脑的附属品而已。”夏洛克·福尔摩斯曾经这样说过。神经科医师、台湾大学医学系副教授汪江澄认为,大脑就是我们的本体,认识大脑就是认识我们自己。本书的目的在于让读者看见,在脑科学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在解开大脑秘密的过程中,曾出现了许多特别闪耀的人物和时刻。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黄金时刻可以提供给读者一张通往大脑花园的导览地图。本书的各章从实际发生或者出现过的脑部疾病、症状或某个人物的真实故事出发,引出这些时刻以及其代表的脑科学发展脉络。书中的精彩插图来自于神经科医师宋明宪之手。

# 从普通人身上发现信心和勇气

## ——读长篇小说《人间信》

□ 徐阿兵



## 读书有感

“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通往一本书。”中国作家麦家对法国作家马拉美的这句话印象深刻。这句话几乎可视为文学事业的写照。对所有作家而言,正是对生活经验的深入开掘、对文学技艺的反复磨砺,才使得文学创作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事业。作家的艺术使命,就是竭尽自己的经验和技艺,尝试写出一本理想之书。作家的创作生涯,整个儿就是一本大书。就个体作家的风格特色而言,其创作个性和实绩往往以某“一本书”备受肯定为标志。所谓的成名作、代表作,均是特殊的“一本书”。这句话也是献给真正的文学创新创造者的箴言。假如一位作家不满足于过早被某“一本书”所定型,他就有必要写出“另一本书”。2019 年,麦家推出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因对故乡和童年记忆的集中表现而被认为是创作转型的标志,但这部作品对蒋正南形象的塑造其实仍延续着英雄传奇的叙事惯性。他的长篇小说新作《人间信》(花城出版社 2024 年 3 月出版,

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2024 年 4 月推荐书目),进一步疏离熟悉的题材和人物形象,真正实现了另辟蹊径。这或许是标志着麦家转型成功的一本书。

读完《人间信》,笔者深切感受到,麦家已倾力将他所感知的“世间的一切”摄入这“一本书”。在 20 余万字的篇幅中,一座偏远小山村的现代史,一个家庭的存续与变迁,一对父子间的冲突与隔阂,一些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与爱恨纠缠,共同交织成人间画卷的一角。既然小说叙事容纳这么广泛,那么《人间信》这简简单单三个字能否统摄全书?事实上,汉语表达所具备的简练和精深之长,足以消除上述疑虑。单从“信”字来看,无论被用作名词意义上的书信、音信、凭信,还是动词意义上的相信、信从、信仰,或是形容词性的诚实不欺、准确无误、真实可信,“信”都联结着特定的人际关系,并指向明确的价值观念。展开来说,书写“人间”与“信”的遇合,可谓作家分内之事,而探究作家的叙事旨趣,则是读者的职责所在。

如果“信”是音信,“人间信”则是人间的消息。人间本是浑然一体,芸芸众生共同沐浴阳光雨露。但在广袤大地之上,山川阻隔,语言分化,风俗殊异,以致不少人所认识的人间不过是一角,甚至很难与其他地方音信相通。小说中的双家村正是这样的人间一角。在很长时间内,“我”即将富春的祖辈、父辈所能接触的外部世界,其边界不过扩展到街上和镇上,但双家村绝非远离人烟的桃源胜地;外国侵略者到这里,以

致“我”的父亲年少时曾被抓走又逃回;阿根大炮家先后有两个儿子从这里出发寻找部队;知青姜老师等人到过这里,革命风潮也从未忽略这里……从《人生海海》到《人间信》,双家村作为文学地理空间已初具规模,未来甚至可能发展为个性化的文学标记。但就目前而言,双家村并不以富于地方性的风土人情而独具一格,是广阔人间的缩影。不少人尝试以极端方式离开双家村:奶奶离家出走,“我”从这里应征入伍,大姐和小妹远嫁外地。但他们最终或回到这里,或身在他乡而心系此地。双家村之所以令人爱恨交加却又无法真正摆脱,不仅因为它是那些人的故乡,更因为它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小说并不以书写民族史、村庄史或个人成长史为追求,而是从容有致地记述人间常有的各种消息。

“信”若解读为相信,“人间信”则关乎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作品中的许多人,或许身份不够显贵,但都有自己的生活信念。母亲在重病时仍为游手好闲、毫无责任担当的丈夫百般开脱,这何尝不是一种“信”?正因始终相信丈夫只是不成器而不是坏,她才能做到几十年辛苦操持家庭。蒋富春与父亲的巨大冲突,很容易被解读为少年的叛逆行为所致,其实根源在于父爱的缺失,成长道路上,父亲基本上是缺席的,蒋富春没有榜样力量的引领,他不自觉地要成为榜样,直到自己也成为父亲,才真正放下往事。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过,人间的故事千变万化,但究其底蕴都会透露“残疾”与“爱情”这两种

消息。残疾即残缺和限制,意味着残酷的现实。爱情则是梦想和对美满的企盼,意味着对残缺的补救。在残缺的现实现面前,人依然葆有梦想并为此努力,这就是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人间信》写了那么多冲突、矛盾、误会、遗憾,却依然带有光亮和温暖,正因它敢于直面生活的残缺,并坚持从普通人身上发现信心和勇气。

“信”若解读为真实可信,“人间信”则意味着小说所叙述的人间图景真实可信。在新媒介时代,置身图像和声音叙事之中,小说家如何以文字叙事建构艺术真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人间信》中,麦家对文字叙事独特性的充分认识,体现为对小说叙事技艺的自觉运用。比如,在叙述视角上,前两部分以“我”的口吻讲述不成器的父亲如何屡次令人失望,这在叙述合法性上原本不无疑问,但叙述者时常引入“阿山道士说”“奶奶说”“母亲说”,不仅强化了叙述合法性,还使叙述过程本身变得摇曳多姿。小说还有意识地创设对话与互文的情境,以引领读者在故事之外思考小说的意义与价值,这在最末的“众声”部分表现最为明显。

《人间信》结尾处引述了诗人安妮·卡森的话:“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诗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飞速穿堂而过的人。”至于何为小说,叙述者并未正面回答。上述解读或可用作答案,小说既从容记述人间的音信,又坚持发现人间的信念,更致力于使自己的记述和发现真实可信。一言以蔽之,小说是人间之为人间的凭信。(据光明网)